

大石河的水, 上庄坨的风

——秦皇岛煤校琐忆

□ 郝先树



作者简介: 郝一凡, 本名郝先树, 生于1965年07月, 山东烟台龙口市人, 1986年毕业于河北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计统专业, 现居潍坊市, 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 潍坊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文学作品集《地火》、《面包树下》。

“我们曾经一度相逢, 旋即分道, 留下我们的心于长夜, 徘徊怔忡。”

“我们的青春去了哪里? 哦, 其跋涉在四十二年前我们的日记里, 其盎然于四十二年后我们的相册中, 其澎湃在今天我们每个同学们的心海。”

——题记

1、上庄坨

上庄坨, 在河北省东北部燕山支脉响山脚下, 是我国北方一个普普通通而且还略有偏僻的小村庄。这里地形属于丘陵与山区地貌。农作物只有玉米, 没种有别的。山坡地上栽有苹果树和花椒树。村人历来有养羊的传统。这里, 民风淳朴, 邻里之间, 匡助相扶, 代代赓续。

坨字, 本意是指露天盐堆。但据记载, 上庄坨村名, 最早起源于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 高、张二姓的山东移民从外地迁至石河积沙形成的坨状高地上, 按“高起避水”之意, 取名上庄坨。该处地形为河岸丘陵状, “坨”为名, 体现了该处地理地形特征。



(上庄坨和秦皇岛煤校的卫星俯瞰图片)

流经抚宁县的大石河, 贴紧了大地, 于上庄坨村西边, 由北向南, 弯折九曲, 汨汨潺潺, 日夜不息地流向东南方的燕塞湖, 未了, 奔进了渤海那片魅力无穷、碧波万顷的海洋。俯瞰地理坐标上的上庄坨, 其中蕴藏着中华易学风水格局中十足的动静相间的宏大能量气场。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 就座落在上庄坨村北被废弃的原名叫长城煤矿的一号窑旧址之上。1984年, 上庄坨行政村隶属于抚宁县上庄坨乡。距离不远的石门寨, 是与戚家军的覆灭、史书里所说的蓟州兵变大事件发生的地方。

当时间的脚步走到了公元1984年时, 位于抚宁县上庄坨这个偏僻小村庄的秦皇岛煤炭工业管理学校, 这时的她, 已经是一所由萌芽至茁壮、前后发展了有34年、被纳入进了我国教育部全国大中中专院校教育序列、同时也隶属于我国煤炭部教育司管理的全国招生的煤炭中专学校。当年, 与之齐名的, 还有江苏徐州煤校, 北京煤校和四川成都煤校等几所行业内的中等专业学校。秦皇岛煤校, 这所曾一度冠以“中国”二字的, 我国最早的煤矿人员文化培训、煤矿生产建设与煤矿专业管理培训学校, 自1950年成立以来, 先后为我国煤炭事业发展, 培养输送出成千上万的煤炭行业的栋梁人才。三十四年间, 发生在这所历史厚重的煤校校园里的故事, 产生的与这所学校有关的人和事, 倘能够全部加以归纳, 并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话, 则一定如大石河的水流不尽, 绝然像上庄坨的风时时新了。

是年, 9月中旬, 伴随着全国各地400名84级新生的纷至沓来, 这所距离南北朝时代北齐长城遗址并不遥远的校园里, 在“奉献求知, 团结协作, 艰苦奋斗”的严谨校风下, 于每一节课堂的内与外, 在每个中专学子思维的深处与浅处, 重新涌荡起来一轮轮破茧成蝶、搏击成长的青春浪花, 哗哗不息。

这是青春浪花在努力赓续沉睡在这校园里的历史, 这是青春浪花在努力张扬着这校园生命的潮汐。

84级新生们日日青春的心跳与日日青春的足音, 旋即便融进大石河汨汨流不尽的水里, 旋即便融进上庄坨呼呼时时的风中。

84级新生们, 从步入校门的那一刻开始, 已然构成秦皇岛煤校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本篇秦皇岛煤校琐忆, 是从个人视角, 局部地切入、展开与收官的。有的回忆已变得模糊, 甚或挂一漏万, 谬误等等。姑且容我想象着于灯下围炉, 嚼茗咬耳, 和同学们回忆在上庄坨, 我们一起走过的清如水、热如火的青春岁月的梗概吧!



(1984年的秦皇岛火车站)

2、入校之初

秦皇岛火车站, 我踏上站台, 打不远处, 一个举着秦皇岛煤校牌子的中年男人, 向我们走来。经过交流, 得知这位长得浓眉大眼, 身高一米八左右, 魁梧英俊的男人, 是煤校的老师, 姓白。他引领我出站, 登上了一辆煤校的专车。车子拉了我们俩儿和另外几个报到的新生, 来到煤校置于秦皇岛市区的一个大门洞朝北、院落不阔、有着两层楼结构的招待所。

梧英俊的男人, 是煤校的老师, 姓白。他引领我出站, 登上了一辆煤校的专车。车子拉了我们俩儿和另外几个报到的新生, 来到煤校置于秦皇岛市区的一个大门洞朝北、院落不阔、有着两层楼结构的招待所。

于市区煤校招待所里住了一夜。第二天, 吃了早饭, 还是这辆汽车, 拉了连同我和崔积泰在内的满满一车的84级报到新生, 七弯八拐, 出离了市区, 开上秦(市)青(龙)公路后, 闷头, 径直往北边大约三十公里外的煤校, 奔驰而去。

约摸着开了一个钟头, 在拐过一条铁路, 又拐进一个大

门后, 汽车停了下来。下车后, 迎面的是招晃着手, 像春天满坡和风里翕动的绿草。一群人在欢迎我们新生到来。人群里, 有老师样子的人, 也有学兄学姐样儿的人。

我从行李箱中取出录取通知书, 来到了计统专业报到处前, 排队等候。

一位学兄用米尺量了我的身高和腰围, 让我签了字, 另一个学兄从其身后递过来一套灰色的新校服。给我。看样子, 是西装。我还是头一次穿西装哩。报到表格里, 我姓名后边, 除了所属班级, 还有分配给我的宿舍号和床位号。

又一个学兄, 他和我笑着说, 一直把我送到了1004宿舍里。

转眼, 我就惊讶于所置身的房子了! 我头一次看到用大石头建造的像碉堡一样敦实的房子! 细看, 这些石头还大小不一, 有方的, 有圆的; 有长的, 有短的; 有宽的, 有窄的。还是这位陕西富平的学兄, 告诉我说, 上庄坨的西边, 有一条大河, 叫大石河。大石河的河床上有当地人几辈子也捡不完的鹅卵石。早年建校时期, 秦皇岛煤校的全体师生, 边学习, 边自己动手, 从四处拾来形状各异的石头, 盖起了眼前这些碉堡一样敦实的排排石头宿舍。

次日, 新生们接踵而至。1004宿舍里, 八个男生先后都到齐了。这八个人, 分别是山东黄县的郝先述, 河北石家庄的龚旭阳, 山东兖州的王金良, 山西繁峙的王秀斌, 山西晋城的田继锋和刘大斗, 河北张家口的丁杰和辽宁营口的李子玺。我和丁杰住单人木床。其他六个人, 分睡在三个看上去很结实的上下铺木床上。大家互相握手, 自我介绍, 初识后, 宿舍里的气氛顿时热烈喧腾了起来。

1003宿舍, 住进来八个男生, 分别是辽宁抚顺的王洪波, 山东烟台的纪延庆, 山西轩岗的赵敏, 山东汶上的张延祺, 山东肥城的彭业廷, 山东历城的孟范义, 山东兖州的臧圣俭和辽宁阜新的刘生权。

1005宿舍, 来了八个男生, 他们分别是山西忻县的吕传锋, 辽宁喀左县的史占庭, 山东金乡的李兴岱, 广西象州的覃春富, 山东蓬莱的姜万德, 湖北洪湖的扬曼, 山西河曲的柳赞和河北邯郸的申志武。

1006宿舍, 报到了八个男生, 分别是山东邹城的王少亮, 山东栖霞的王国善, 河北安新的马老石, 辽宁义县的关树权, 河北张家口的任喜重, 山东鱼台的刘保东, 湖北沔阳的郑银红和江苏邳县的李德平。

女生宿舍, 八个人也全来了, 她们分别是来自北京延庆的王慧芹, 山西太原的杜先琴, 河北唐山的徐瑞英, 山西原平的赵春枝, 河北开滦的张玲芝, 河北河间的靳丽, 山西西山的薛素萍和来自河北邢台的李莉。



(计统84班全体学生与班主任李于安老师, 于教室后的小操场上, 1985年间的留影)

至此, 来自山东、山西、河北、辽宁、湖北、江苏、广西共七个省份的秦皇岛煤校计统84班四十名新生学员, 全都报到入校了。计统84班班主任叫高启。东北人, 是一名本校毕业留校生。年纪上比我们这些84级新生二三岁的样子。

大家认识了班主任, 高启老师建议全班新生, 逐个登台, 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最后, 高启老师指定彭业廷同学为临时班长。待大家相互之间都熟悉了, 再重新正式选举班里的班委团委这两委成员。

各个宿舍要自选舍长。我被室友们推选为1004宿舍的“第一任光荣舍长”。

全班同学, 除了王洪波来自东北林场, 王金良来自铁路机务段, 王秀斌来自县广播电视局, 徐瑞英来自中学大院, 赵敏、李莉和薛素萍来自矿务局大院, 龚旭阳来自石家庄市外, 其他三十二名新生, 全部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农村。农村新生心中的这种“我已经跳出了农门”的欢欣, 八位当下自然是城镇户口的同学, 哪里理解得了与体会到呢。

计统84班的四十名新生, 1984年9月间, 在国家造就的社会运行程序里, 于上庄坨僻静纯朴的山风中, 组合出来一个新的青春集合体。这个新的青春集合体, 即将迎来未来二年共同学习生活的系统磨炼与细节浸染, 而这, 将会给计统84班每个新生的将来, 烙下何种思想烙印, 产生怎样发展影响呢?

在一墙之隔的秦皇岛煤校外边, 以上庄坨为原点推而广之, 远及当年我国全社会, 各地到处火热中的计划经济海浪, 正汹涌澎湃, 日作涛声。

3、军训的日子

军训时间, 前后只有一周, 不长。一个班配给一名部队来的教官。我们教官所在的这支部队, 隶属于我国海军。我们计统84班的教官, 很快与我们全班同学打成了一片。他也很年轻。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军训的内容, 主要是队列训练。看似简单的动作, 要一个班四十号人, 做到整齐划一, 人人动作达标, 还是有些难度的。全校四个专业, 每个专业有四个班, 学校先按专业“瓜分”了一下校园军训区域。我们班的军训场地, 分在了学校大门附近的一段水泥路面上。

队列中, 一排站八个人, 共站成五排。女生理所当然地站在最前排。往后四排, 教官依每个男生身高, 很快也指定好了每个人于队列中的站位。

队列训练开始了。在中学时, 我们都十分熟悉的第五套广播体操, 倒没有纳进这次军训与考核当中来。军训成果汇报展示的时刻也终于来到了。学校全部领导, 个个气宇轩昂, 正襟, 面东, 列坐于灯光球场西侧的主席台上。

各位教官, 依照汇演大会的排定次序, 接连发布出嘹亮的军令。颇有些部队新兵连结束的味道儿。汇演中, 往往是前一个班汇报完后, 还正在“一二一”的口令中退场, 另一个教官已经从灯光球场的另一侧, “一二一”地喊着口令, 指挥另一个班的队伍开始登场了。

轮到计统84班上场了。令行, 禁止。我们班, 在灯光球场上, 队列行走变换汇报展示, 从头至尾, 整齐划一, 完美无误。在教官领我队伍退下场后, 守在场下的班主任高启老师, 骄傲地, 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4、小铁路与小火车

在秦皇岛煤校外墙外几米开外, 趴卧着一条笔直的窄轨小铁路, 上边天天按钟点儿往返地跑着一辆专门载送旅客的小火车。小火车的机头似也比大火车的机头小许多。它往前跑时发出来呜呜的叫声, 不时传进我的课堂里或者是我们上体育课的运动场上。这条小铁路, 南达秦皇岛市区火车站, 北止于上庄坨村北2.1公里外的石岭村站。当地人时称这条小铁路为秦(市)石(岭)小铁路。

话说这“小铁路”和“小火车”, 对于当年秦皇岛煤校中的每个师生, 都是再熟悉不过的事物。那时, 从上庄坨去秦皇岛市区, 学生们不搭乘公交车, 就坐“小火车”, 没有第三种交通方式。坐小火车, 是否先上车后买票, 下小火车时验票, 我记不清流程了。

听学校门卫说, 有一个老革命, 长征途中曾经给刘少奇主席牵过马, 当过警卫员。这个老革命与这里的小火车、小铁路和秦皇岛煤校建设发展都有着很大的关联。关于这个老革命更具体的细节情况, 直到毕业, 我也不曾有添, 为一憾事。我又想起来毕业时的一部分校友们, 对于秦皇岛煤校变迁的历史, 也是不很清楚的。而我也正是这“不很清楚”校友中的一员。写这篇煤校生活琐忆, 我也是边查各种资料, 边写, 边改出来的。

生活不讲“圆满”。生活总是一幅残缺的样子, 处处显见遗憾。我们的秦皇岛煤校也一直处在不停变化甚或遗憾当中。就在我们这一届84级学生毕业分配走后, 煤校即开始陆续搬往了白塔岭新校区。老校区遂逐渐变得冷清和落寞了起来。她像一个顿失家人陪伴的耄耋老者, 陡然步进一个孤独境地, 我却爱莫能助。

我们计统84班除了臧胜剑同学毕业后留校安置在校长办公室, 其他同学全部分配回本省或到邻近省份去工作, 也有几名同学跳出了煤炭行业作了分配。我被分配到了历史悠久的山东省坊子煤矿, 这是一家时属我国煤炭部直接管理的所谓的全国统配煤矿, 这样的煤矿在1986年全国只有两家, 另一家是河北省的下花园煤矿。

我是1986年7月里最后一个离开秦皇岛煤校的毕业生。末了那天, 离校前, 我默念着“上庄坨啊, 上庄坨”, 一个人听着自己的脚步声, 慢慢起落在一下子空荡荡寂寥起来的校园道路上。细雨, 一直在我冰凉的心上。睹物思昔, 煤校二年历历在目的生活, 在眼下于我却变得似真亦幻起来。曾经的老师与同学们, 你们一个个鲜活的为我所熟悉的身影都去了哪里? 对于母校丝丝渐浓起来的像友人如同学分别难再相见一样的离殇伤感, 爬满了我的心头: 我怎么舍得离开这里! 可我今天也得离开这里了! 同样的伤感, 也爬满了毕业二十年后, 重回上庄坨母校的计统84班那些同学们的心头。不然, 这些同学们为什么要安排定一切后重来这里呢。因为这里, 响起过我们踏踏的两年青春的足音呀! 因为这里, 跳跃过我们砰砰的两年青春的心跳呀! 因为这里, 埋下了我们粒粒的青春记忆与颗颗的未来期冀呀! 呜呜——, 小火车又在照常轰隆隆, 打学校东墙外边驶过。它不晓得作为煤校84级最后一员即将离开校园的毕业生, 我心里这会儿是多么的留恋、落寞与孤单。这代表的又是84级毕业生对秦皇岛煤校怎样的培育感恩与鞠躬谢幕哟! 想到此, 我不得不感谢煤校84级全体同学和校友们赋予了我当这个谢幕代表的机会了。

只有两家, 另一家是河北省的下花园煤矿。

我是1986年7月里最后一个离开秦皇岛煤校的毕业生。末了那天, 离校前, 我默念着“上庄坨啊, 上庄坨”, 一个人听着自己的脚步声, 慢慢起落在一下子空荡荡寂寥起来的校园道路上。细雨, 一直在我冰凉的心上。睹物思昔, 煤校二年历历在目的生活, 在眼下于我却变得似真亦幻起来。曾经的老师与同学们, 你们一个个鲜活的为我所熟悉的身影都去了哪里? 对于母校丝丝渐浓起来的像友人如同学分别难再相见一样的离殇伤感, 爬满了我的心头: 我怎么舍得离开这里! 可我今天也得离开这里了! 同样的伤感, 也爬满了毕业二十年后, 重回上庄坨母校的计统84班那些同学们的心头。不然, 这些同学们为什么要安排定一切后重来这里呢。

因为这里, 响起过我们踏踏的两年青春的足音呀! 因为这里, 跳跃过我们砰砰的两年青春的心跳呀! 因为这里, 埋下了我们粒粒的青春记忆与颗颗的未来期冀呀!

呜呜——, 小火车又在照常轰隆隆, 打学校东墙外边驶过。它不晓得作为煤校84级最后一员即将离开校园的毕业生, 我心里这会儿是多么的留恋、落寞与孤单。这代表的又是84级毕业生对秦皇岛煤校怎样的培育感恩与鞠躬谢幕哟! 想到此, 我不得不感谢煤校84级全体同学和校友们赋予了我当这个谢幕代表的机会了。

小铁路和小火车的历史, 躺在时间的怀抱里, 曲折又绵长。

我们计统84班同学们步入社会, 今天也都算是迈出了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第一步。我们于今后时间中的历史, 也都会像这小铁路和小火车的历史一样, 曲折又绵长么?

我背起行李, 离开了校园。当我走到上庄坨小火车站台上时, 纤细的雨停了。我回望了一眼我身后的秦皇岛煤校, 雨霁之后, 她复得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5、紧张的学习

计统84班的教室, 在学校校园西部山坡上, 面南而立。教室前边, 下去两个台阶, 可直达学校南围墙上的一个带锁的小铁门。出了这个小铁门, 就来到了上庄坨村街道上。

我们每一学期的课程, 都分为基础课与专业课。专业课又分校内课程与校外实习课程。



(1984-1986年间, 秦皇岛煤校计统84班的教室。此照片摄于2006年。时老校区已停用。)

基础课有语文, 高等数学(微积分), 英语, 微机应用, 哲学, 政治经济学, 体育等学科。专业课有统计学原理与煤矿生产统计, 采煤学概论, 计算技术(珠算和计算器的使用), 煤矿机械, 煤矿生产计划, 电工学, 煤矿基建计划与统计, 会计学原理等学科。

第二学期, 我担任了计统84班的电工学课代表。讲授电工学课的是杨守礼老师。杨老师做了多少个令我们想不到的“双规制教学”实验活动, 号召同学们参加本课程的自学, 可不来课堂上听他讲课, 但也要求保证期末考试及格及优良。我和其他十几位同学都报了名, 后来的电工学课期末考试, 我考了89.5分, 居全班第二名。我是全程自学了电工学这门课程。

毕业十年后的1995年, 杨老师寄给我一封调研信, 追踪他当年的课堂教学双轨制实验活动, 对走上工作岗位后的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煤矿机械中的制图课, 要发挥学生的立体想象力。主讲的杨云峻老师是烟台栖霞人, 与王国善同学是山东老乡的栖霞老乡。久居异乡, 不改的是他那依旧浓得化不开的栖霞家乡口音。当年在45岁左右的他, 极认真地把一个学生喊到讲台前, 逐个细问他手中不时变换中的各种侧面图、俯视图、截面图等相关数据与特征。他给我以深刻的“标准理科男”的印象。

高等数学课是杨洪老师给我们讲授的。对于数学课, 班里有几个同学表现得特别感兴趣, 有刘大斗、王金良、史占庭、刘保东、郑银红等人。

计算技术课分珠算课和计算器课。珠算课就是打算盘。讲加减乘除, 讲混合运算。除了算盘, 还拆开讲解了多功能带函数的计算器的运用。注意这里的计算器, 不是计算机。讲课的王冠雄老师, 声音宏亮。他似乎一直在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在拨动每一次挂在黑板上的大算盘珠子。

高伯文老师教授我们的会计学原理。虽然是一门副课, 却不想成为了我半生的主业。

煤矿基建计划与统计课由周永昌老师给我们讲授。我当时使用大白本做的听课笔记, 一学期下来, 总共记了五本。我记得周永昌老师当年有50岁上下的样子, 是位熟悉煤矿现场且对矿井建设有着十分丰富经验的老师。

煤矿生产计划课, 由吕世立老师讲授。曾在四川攀枝花工作多年的他讲课时, 不时地会管一下右肩膀。“独立苍茫醉不归。日暮天寒, 归去来兮。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 杨柳依依。白石冈头曲岸西。一片闲愁, 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 下自成蹊。”在这里, 我把这首南宋辛弃疾写的赠叶衡的词《一剪梅·游蒋山呈叶丞相》赠送给吕世立老师。(未完待续)